

# 我的 Misa 日记(上)

## 风华正茂 英雄气概

七月二日



郭新洋 摄

上海夏季音乐节(简称“Misa”)的开幕大戏是一场夏日暴雨中激情上演, 吉尔伯特·特里福诺夫与纽约爱乐乐团制造的纽约之声带给我们震撼体验! 在普罗科菲耶夫的五部钢琴协奏曲中, 上演最多的是《第三钢琴协奏曲》。“普二”的现场我还是第一次聆听。此曲是普罗科菲耶夫早期的

创新之作, 理念前卫, 技巧艰深, 钢琴几乎成为一架打击乐器, 一百多年前由普罗科菲耶夫夫人主奏首演时曾激起轩然大波, 当时著名的乐评家卡拉蒂吉预言: “我确信 10 年后, 听众会给这位年轻作曲家的天赋报以相当的掌声, 以此为昨日冒失的嘲笑赎罪。”历史证明了卡拉蒂吉的预言, 即便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普二”依然充满着勃勃生机和锐气。风华正茂的普罗科菲耶夫身材修长, 掌大指长, 加之练就了一手高超的技艺, 如虎添翼, 在键盘上尽情挥洒, 各种高难技巧成了他的英雄用武之地, 绚丽多

◆ 任海杰

彩的极致音响辉煌灿烂, 引爆全场观众持久的欢呼和掌声!

美国几大乐团中, 往往突出铜管声部, 相比之下, 纽约爱乐更注重整体的平衡, 弦乐、木管、铜管、打击乐……音响的比例适当, 配合有致, 融为一体, 显示出吉尔伯特调教有方。本场他不用指挥棒, 背谱指挥理查·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 肢体动作丰富, 一开始的“英雄主题”深沉有力, 气势磅礴。被敌人嘲笑后进入的爱情段落, 首席小提琴的独奏情意绵绵, 缠绵悱恻。“英雄的战场”鼓乐齐鸣, 配器华丽, 再掀高潮。进入“英雄的业绩”, 回忆往事, 精神升华。最后是“英雄的归隐”, 放下功名, 淡泊人生, 爱情甜美, 一派田园风光, 这里的首席小提琴独奏情深意长, 不绝如缕, 演奏水准比前面第三部分更为出色。整部作品, 纽约爱乐的表现脉络清晰, 张弛有致, 这是我近年来听到的最为满意的纽约爱乐。

## 助青少年实现音乐梦

七月三日

Misa 第二日天气放晴, 纽约爱乐乐团音乐会依旧吸引我走进 Misa 音乐厅, 今天的主题是青少年的音乐会, 普罗科菲耶夫交响童话《彼得与狼》里各种音乐形象、理查·施特劳斯《蒂尔的恶作剧》中各个主导动机在大山绘声绘色的讲解以及纽约爱乐乐团的音符中实现立体的解读, 三块大屏幕播放着与作品相关的图片, 音乐变得生动而活泼, 视听双重享受。音乐会最大的亮点属由中外小作曲家创作的两部新作, “青年、都市、冒险”, 这几种元素融入作品中。美国的 11 岁的小作曲家卢卡斯·亚历山大创作的《时间轮回》, 虽然作品音响略显单一, 但音乐中那股清新之气、旋律之紧凑和集中, 短短三分钟, 却让人听到了时间的脚步。在后台见到亚历山大, 一脸稚气, 但眼神充满着好奇, 回答我的问题从容淡定。他

告诉我说他用了一个半月完成此作, 还没想好将来要不要当作曲家, 只是在写的时非常非常享受。我想这就是孩子在创作一样东西时的本真流露, 他们实实在在地享受这个创作过程!

来自上音附中高二学生钱怡冰创作的作品《弦·击》, 无论从线性的弦乐声部还是从点状的打击声部, 两者产生的矛盾、碰撞、释放、融合产生出很新奇的音响组合, 有旋律也有色彩, 时尚又不失传统, 尤其开篇的打击乐和弦乐的和声色彩非常吸引人! 她的作曲老师强巍昊告诉我, 这原先是钱怡冰的一部室内乐作品, 这次改成乐队作品, 参加了上交和纽爱的“小作曲家”的甄选并入选。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美国作曲家、指挥家谢林开启了第一场青少年音乐会,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伯恩斯坦时期, 推向历史高峰, 其辐射

◆ 李长缨



效应是持续发酵的, 那么青少年音乐会的魅力在哪些方面? 如何做好音乐普及和发展? 孩子学音乐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实现音乐梦想? 这场纽约爱乐延续至今的品牌给——青少年的音乐会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 沙汉姆的巴赫音画

七月四日

巴赫加沙汉姆, 这对我来说太有诱惑力, 一方面巴赫是最喜爱的作曲家之一, 而沙汉姆, 他的琴音和他那把 1699 年的斯特拉迪瓦利名琴早已有口皆碑, 除了这两点, 吸引我眼球的还有沙汉姆将与影像艺术家大卫·麦卡雷克合作, 音画呈现巴赫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和组曲全集。

场灯暗下, 沙汉姆拿着“波丽奈女爵”琴走到舞台中央, 一束追光照下, 人与大屏幕影像构成了两个长方形世界, 真实和虚幻交错, 若即若离。总觉得巴赫的音乐无法用画面来表达, 它超然、静谧、永恒, 这种上帝之声如何用具体的画面来阐释? 台上的影像简单而色调统一, 慢舞、女人、孩子、花瓶、水滴是麦卡雷克设计的主要元素, 而这些有油画质感的画面构图唯美、意境深远、动作细腻, 美得令人窒息。它不喧宾夺主, 与音乐的气质那么协调, 它用微观世界(分解的慢动作), 来对应巴赫音与音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平衡, 试图阐释与巴赫精神关联的“永恒”这一命题。

沙汉姆在《第一无伴奏奏鸣曲》g 小调主和弦上开启巴赫音画之旅, 音符温暖而有力。画面是初生婴儿, 他粉粉的脸颊, 闭着眼睛, 母亲慈爱地看着孩子, 瞧, 这小生命的降临多么令人惊喜! 温情随着音乐逐渐扩散。



这第一段象征万物之源, 生命的轮回将在接下来一段又一段的音乐中展开。

静静地听巴赫《第二奏鸣曲》中的“赋格”, 沙汉姆的琴声饱满而通透, 影像则在我们面前呈现出骷髅、玻璃球和沙漏三样东西, 它们并置在同一平面上, 沙漏在慢滴, 时间在流逝, 让我们感到恐惧的骷髅形象在这里变得可爱起来, 一曲终了, 终于释然, 代表时间的沙漏、代表宇宙的玻璃球和象征死亡的骷髅在巴赫音乐中静止, 巴赫注定在星际中发出永恒的光芒! 到了著名的“恰空”, 画面变得

很满, 日本艺伎在漫天的樱花中舞扇, 泼墨写意、飘渺之处、繁花落尽, 这份凄美和张力在结构庞大的恰空中无限伸展, 音画同步……

有时, 影像又是空白的, 这留白可以让我们更认真地倾听沙汉姆的琴声。有时, 影像又与音乐反差, 比如在《第三奏鸣曲》第四乐章“快板”乐段中, 桌上一个漂亮的花瓶被水冲倒, 流动的音符分解成水滴, 它透明的, 变成分子、原子, 永远在循环, 而巴赫的音乐是快速的, 但被影像拉伸、放大、放慢, 这动与静、快与慢的对比很有戏剧张力和冲击力! 这样的画面直接呼应到《第三组曲》最后那首“基格舞曲”, 画面水滴倒流, 花瓶复原, 一切都回到原点……

麦卡雷克的影像, 为我们理解巴赫的音乐打开了另一扇窗, 不过在我看来, 再美的风景也不及巴赫音乐本身之伟大。沙汉姆为这套“巴赫小无”苦心准备了 15 年, 在 Misa 之夜呈现, 一气呵成, 他的演奏行云流水、音色圆润通透、技巧无懈可击、声部线条清晰, 整体速度偏快, 说不上个性鲜明, 但其藏于炫技背后的解读却超越时空, 直抵人心, 在聆听过程中, 我几度落泪, 在他琴音中, 我感受到了巴赫音乐的有形和无形、人性和神性、瞬间和永恒!

◆ 李长缨



## 色彩斑斓的柏林爱乐「十二琴」

◆ 李严欢

历经四十载岁月变迁, 如今的柏林爱乐“12 把大提琴”(下简称“12 琴”)早已成为给大提琴带来全新音响美学的顶尖组合。虽说随着最后一位创始成员托伊许(Gotz Teutsch)于 2007 年离团, 其中成员已几经更迭, 但那份勇于探索、精益求精的艺术态度却始终在此延续。

组建之初, “12 琴”的演奏曲目多来自委约创作, 能为这样一支同时拥有 12 位大提琴高手的团体作曲——如此不同寻常的工作, 让受邀者们充满热忱, 纷纷在最短的时间拿出新作。对于作曲家们的支持, “12 琴”同样倾力回报, 在十余年间首演了近 40 部新作, 其中让·弗朗赛的《晨歌》、阿沃·帕特专为他们改编的《兄弟》等, 早已成为该团的保留曲目。当肖斯塔科维奇听了他们录制的克伦格尔的《赞美诗》后, 也表示出很大的兴趣, 可惜那时大师已身患重病, 最终未能为他们留下任何作品。这份遗憾直到该团几年前在琉森音乐节首演索非亚·古拜杜丽娜题献给他们的《迷宫》才得以些许弥补。

力推新作的同时, “12 琴”充分发挥其特殊形式之所长, 改编雅俗共赏的名曲, 给听众带去不同以往的感受。起初他们只是将这类曲目安排在加演环节, 随着大众对此呼声渐高, 尤其是他们演奏的《昨天》等“披头士”乐队名曲, 成为不少乐迷与之结缘的桥梁后, “12 琴”开始尝试将改编曲放入正式节目, 如今这已成为他们音乐会或是唱片中最重要的部分。对此, 演奏家们也与听众一样乐在其中。因为透过这些耳熟能详的乐曲, 不仅能带给大众更多欢乐, 也让平日身处柏林爱乐、以演奏古典音乐为重的他们找到了自我调剂的方式。

由于每年能用于巡演的时间有限, 更多时候, 乐迷们只能在唱片中与这 12 个忙碌的柏林人相遇。所幸该团在 1978—2010 年间录制的八张代

表作最近被结集再版。从创建之初的古典作品集、“披头士”歌曲改编曲, 到步入新世纪后接连推出的三张广受好评的专辑: 收录维拉-罗伯斯、皮亚佐拉等人作品的《南美大逃亡》、为庆祝建团 30 周年而推出的首张爵士专辑《月光夜曲》, 以经典电影音乐为主题的《时光流逝》, 这一系列精彩的录音, 让“12 琴”色彩斑斓的演奏艺术尽显无遗。特别是《时光流逝》, 得益于近年来与该团合作密切的著名作曲家凯撒-林德曼(Wilhelm Kaiser-Lindemann)的精心改编, 充分发挥出“12 琴”在营造极端对比方面的优势, 以及细腻、灵动的风格, 让听者在音符中经历了一场银幕盛宴。同样深得我心的是收录巴赫、门德尔松、威尔第、德彪西等名家之作的专辑《天使之舞》, 它犹如“12 琴”用纯净琴音建起的一片休憩心灵的园地, 叫我暂别都市的喧嚣与生活的忙碌。

其实这次“12 琴”在上海夏季音乐节中的音乐会, 选曲同样基于他们最近发行的两张艺术质量甚高的专辑:《花都巴黎》与《子夜琴吟》, 以此开启人们对巴黎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双城记忆”。

“12 琴”与法国音乐向来渊源颇深。早年弗朗赛专为他们创作的《晨歌》, 日后从未自该团的节目单中消失, 这次亦将被带来上海; 对于德彪西、拉威尔、福雷、萨蒂、普朗克等人名曲的全新演绎, 则反映出他们高雅的艺术品位; 那些广为传唱的经典香颂, 也在他们的弓弦下散发出典型的法式浪漫气息。同样为人津津乐道的, 是“12 琴”赋予南美音乐的迷人风情, 尤其当演绎皮亚佐拉的作品时, 他们总能以最直接的方式, 传递出音乐中或忧郁凄美、或激昂强劲的情绪, 且给人留下无限遐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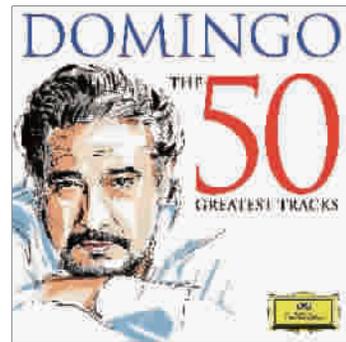
这个夏天, 就让我们随着“12 琴”饱含和谐之美的琴韵, 一同去感知那虽处不同地域, 但却同样浪漫优美的“双城记忆”。



### 《普拉西多·多明戈 50 首金曲》

编号: 479 5321 (DG)

这套精选集, 好似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迄今逾半个世纪辉煌艺术生涯的缩影。入选第一张唱片中的咏叹调, 来自他在歌剧舞台扮演的最具代表性的角色。他那明暗相间的音质、饱满的气息和统一的声区, 使自己演唱的这些脍炙人口之作有其独特的魅力。第二张唱片收录的在拉美、意大利等地流传颇广的歌曲, 经他唱来趣味高雅、热情洒脱, 同样给人以很大的享受。



(严焕)